

外傭官司衝擊行政主導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席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副會長

從港珠澳大橋到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個案接二連三，政黨在背後揮舞的「黑手」亦愈見明顯，目的只在於彰顯「三權分立」，以及司法對行政機關、政府決策的「制衡」。即將於本月22日在高等法院開始審理的外傭居港權訴訟，將這波司法攻勢推向一個新高潮，香港的外傭政策、入境政策，以至行政主導體制，都將受到衝擊，甚至可能被顛覆。

事緣去年12月初，「45條關注組成員」帝理邁所屬的律師行，代表3個菲律賓家庭入稟高院，申請司法覆核以挑戰《入境條例》不容許家庭外傭在港定居的規定，有關入稟狀由本身是公民黨黨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的資深大律師李志喜撰寫。該3宗個案的申請人，分別為來港已25年的Vallejos Evangeline Banao、Domingo Irene Raboy和Domingo Daniel，以及一對姓Josephine的母女，他們全是已居港超過7年的菲籍人士。

大狀黨明知故犯製造社會危機

目前，海外家務助理是香港的主要外來僱員，人數多達40萬人左右，包括20餘萬菲傭，10多萬印（印尼）傭，及少數南亞裔傭人。據官方資料顯示，估計現時居港滿7年以上的外傭，超逾10萬人。不過，由於外傭的工作性質獨特，因而被予以區分處理，特別規定他們不能攜同家人來港，並在工作兩年後，必須返回原居地兩周，而若要在本港轉工，亦須返回原居地再重新申請來港就業；同時，即使已在港工作或居住超過7年，也不能如其他外籍人士般可以取得永久性居民資格，亦不具備投票的權利。

在入境處的「從外國受聘來港家庭傭工簽證/延長逗留期限申請表格」上，特別註明傭工本人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承諾「本人並無任何原因不能返回原居地，而本人亦無意於完成或終止上述傭傭合約後不返回原居地」。

事實上，在香港回歸前，臨時立法會討論及修訂《入境條例》，將不具備居留權的人士，由非法入境者、違反逗留條件者、難民和被羈留人士等四類，擴大到八類，包括輸入傭工計劃的合約外勞、外傭、領館人員、駐軍或中央人員等。其背後的政

策目的和立法原意都非常明確，就是要避免輸入外勞和外傭等事項政策，對居港權問題造成衝擊。

近來，不少有識之士一再指出，居留權問題涉及經濟和人口事宜，亦是一個入境管制問題，屬於國家和特區的根本政策，不能簡單一句「人權」就推倒重來。況且，對於《基本法》及《入境條例》的相關規定，有關政黨和資深法律界人士，理應清楚明瞭，但卻明知故犯，挑動社會危機，背後的企圖令人側目。

行政主導一再被挑戰

所謂空穴來風必有因，有關政黨和「大狀」樂此不疲地發掘議題、發動「人頭戶」，去申請司法覆核，必會有其微妙玄機。有政壇高人「拆局」指，事件的肇因有三：第一，既有「人頭戶」，又有法律援助，司法覆核變成沒成本、沒風險的「遊戲」，穩賺不賠。第二，立法會最多亦只能否決，屬於有破壞性建設，已被「激進派」所「劫持」，加分能力有限，必須另闢戰場。第三，凡有爭議，都經司法覆核，無論最終是否成功，都讓司法成為最後的「把關者」，都由法院判決擔任最終的裁決者，「司法主導」將儼然成形，行政主導體制勢將面臨顛覆。

前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曾經強調，不希望法院日益成為解決政治紛爭的手段，可惜，司法覆核權被濫用的勢頭經已湧現，往後的政府決策，除須經歷立法會的挑戰外，還需要通過法院的審批，不但曠日費時，亦令致體制紊亂。

該斷不斷、反受其亂。綜觀過往的法院判決，不時出現令人驚訝的結果，政府屢反客為主，及早搶佔議題主導權，否則若繼續倚憑法官的一念之間，在失望之餘才被動回應，變相放棄行政主導，往後的政府決策勢將移交司法機構。

公務員制度改革的反思

林璟陶 香港文體旅青年會創會會長 北大之友文化學會會長

香港公務員素以高質素、高效率、奉公廉潔聞名，因此，香港享有今天的成就，與公務員的辛勤服務密不可分。不過，大部分公務員的角色仍局限於單純的執行者，日常工作中只需要準確無誤地執行上級的指令即可。因為公務員機制設定了層遞架構，公務員在執行任務過程中，即使發現有問題，意見也無法上達，比如一名文員，他的意見要上達到最高層，要一層一層向上匯報，中間要經過十幾道關卡。若卡在其中一關，其意見就無法傳遞上去。如果主管無意見，下屬則不會主動提出自己的建議，正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種架構一天不改革，中下層公務員就永遠只是一名執行者，無機會提出意見，即使提出，被採納的機會也微乎其微。因此，困擾香港公務員隊伍多年的癥結，並非公務員自身，而是制度使然，制度不改，公務員當家作主就無從談起。

只重眼前 欠缺長遠規劃

香港政府一向給人的印象就是官僚。從港英政府到現時回歸14周年，官僚架構一成不變。事情非到臨頭，也不會思變。這就是「成也英國，敗也英國」的問題所在。其實，政府各個部門中都存在法律過時的問題，經濟快速發展，科技一日千里，網絡發達、資訊爆炸，法例卻未能與時並進，因此，出現了很多灰色地帶。又如，區議會負責的一些小型工程，未動工前一定要找外國的御用工程顧問公司作評核，而顧問公司的費用往往比工程本身的造價還高，評核時間比工程的施工時間還長。資源和時間都浪費在御用的顧問公司身上。再從任命西九行政總裁的風波也可見一斑。為何一定要聘請英國的退休人士，難道英國的月亮真的比香港圓？香港真的沒有人才？如果香港真的沒有人才，政府是否思考過問題出在哪裡？不就是教育、文化政策的問題嗎？

「香港人網」吞併「高登」激起反彈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人民力量」暗中支持「香港人網」收購「高登」，目的自然是為了壯大現時的網絡力量，打造強大的輿論平台，之後要動員支持者、抹黑對手、製造政治議題也更加得心應手了。不過，「人民力量」機關算盡，卻算漏了「高登」網民的反響，不知「高登」網民從來就誰不服誰，也最怕被政治人物管束及利用。「高登」最終被吞併，肯定令到更多網民對「人民力量」不滿，以為可通過搶佔網絡開拓更多的青年票，結果機關算盡反而得不償失。

高登討論區行政總裁林祖舜日前證實，已收到「香港人網」老闆蕭若元發出的收購文件，股東未有決定；對於傳聞收購價達1,500萬元，他拒絕證實，稱待蕭若元同意才公開。「香港人網」斥資過千萬併購「高登」一事在網絡上引發滿城風雨，雖然「香港人網」創辦人蕭若元不斷強調不會干預「高登」經營，會保持現時百花齊放的局面，但不少網民看到「人網」屢屢打壓異議聲音，儼如政黨政治宣傳工具的往績，都不相信蕭若元作出的種種承諾，更反感其霸道吞併的作風，在網上對他展開猛烈的口筆筆伐，更將其過去的種種劣行及歷史大數特數，令蕭若元大為尷尬。

固然，收購「高登」的經濟效益只是有限，與所承擔的法律風險難成正比，蕭若元這次冒「高登」網民之大不韙去吞併其地盤，一方面固然有宣傳的考量，收購是成敗已經搶佔了不少傳媒篇幅，「人網」也增加了曝光，成功得到了一次免費宣傳機會；另一方面是要擴充其網絡霸權，通過併購去強化其網絡影響力，為「人民力量」之後的多場選戰提供輿論陣地，這才是千萬併購的主要目的。只要蕭若元在網絡上搶佔地盤，與「人民力量」同氣連枝，成為一股不能忽視的政治實力，其他利益自然能夠手到拿來，這樣算起來，千萬元的收購費並不算高。

網民反響激烈「人民力量」被批

不過，儘管蕭若元機關算盡，但估不到的是「高登」網民對於收購如此反感，特別是對於其管理「人網」的作風嗤之以鼻，令他不斷成為「高登網民」的攻擊對象，反對其收購的群組動輒有幾千人，各種反對的帖子排山倒海而來，甚至一眾「人網」主持以至「人民力量」成員都成為「高登」網民的打擊對象，其中由黃毓民欽點的「人民力量」主席劉嘉鴻，猶如應聲蟲般為蕭若元的收購不斷辯護，更不惜羞辱網民，成為了網民主要狼批及嘲笑對象，連帶「人民力量」也受到網民狙擊。

事實上，「人民力量」雖然至今不承認參與收購，但「香港人網」作為其御用網上電台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現時多名「人民力量」核心都是「人網」的主持及受薪僱員，蕭若元與黃毓民等人關係密切，在社民連分裂時更發動對陶派的打擊，這些都顯示「香港人網」與「人民力量」關係非比尋常，這樣一個收關網絡陣地的收購，「人民力量」豈會不知情？而且在收購上，「人民力量」一眾如劉嘉鴻、任亮憲，以至打蕭若元工的陳志全等都為收購搖旗吶喊，甚至與網民激烈辯論，對異議聲音百般嘲弄。如果不是關係自身的利益及老闆下指令，這些也算是公眾人士的會如此披掛上陣與網民開火嗎？顯然，「人民力量」對收購「高登」是完全知情並且積極促成其事，目的自然是為了壯大現時的網絡力量，打造強大的輿論平台，之後要動員支持者、抹黑對手、製造政治議題也更加得心應手了。

機關算盡 得不償失

不過，「人民力量」機關算盡，卻算漏了「高登」網民的反響，以為網民會支持收購，卻不知「高登」網民從來就誰不服誰，也最怕被政治人物管束及利用，而「人民力量」一眾不斷批評「高登」網民不理性的言論，也引起了他們反感，不少網民已表示對「人民力量」失望，並且建立群組狙擊。記得在之前「五區公投」、預算案、遞補方案等戰場上，不少「高登」網民都與「人民力量」立場一致，儼如一路奇兵。但「人網」及「人民力量」的惡意收購卻傷了他們的心，把「高登」網民都得罪了，加上一眾「人民力量」執委的囂張言論，令「高登」網民與其愈行愈遠，網上也出現大量「狙擊人民力量」、「區議會選舉網債票價」等群組，呼籲網民在區議會選舉中，但凡有「人民力量」候選人一概不投票，亦唔會捐款予他們，甚至考慮組隊狙擊「人民力量」。網民亦要求其主席劉嘉鴻及蕭若元就冒犯性言論向「高登」網民道歉，劉嘉鴻更要辭去主席一職。「高登」網民怒氣沖沖，雙方要重修舊好將更難，「人民力量」等於失去了大批支持者。

「人民力量」現時已開始發覺收購事件對其產生不利影響，黃毓民、陳偉業等開始消毒止蝕，說對收購沒有立場，並支持「高登」的本土文化云云，等於是擱了手下傀儡一大巴掌，目的是避免受到收購所拖累，令大批網民流失，影響「人民力量」號召力。然而，消毒能否成功，將視乎收購結果，假如蕭若元堅持收購，最終將「高登」吞併，肯定令到更多網民對「人民力量」不滿，以為可通過搶佔網絡開拓更多的青年票，結果是機關算盡反而得不償失。

宋楚瑜的進退

胡忠信 台灣政治評論員

自七月初將近一個月以來，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對國民黨的叫陣，已引起深藍基本盤的焦慮，甚至演變成憤怒，尤其宋楚瑜態度未明的參選「總統」動作，國民黨內部最近已醞釀「反宋保馬」，黃復與黨部(退伍軍人黨部)主委金恩慶表示：「經過宋楚瑜這一波，眷村票都回來了。」

宋楚瑜可能兩頭落空

國民黨深藍選民的焦慮與憤怒是必然的，宋楚瑜盡棄前嫌與獨派的《自由時報》一搭一唱，做了整版的專訪，李登輝與宋楚瑜唱雙簧、相互拉抬，宋系子弟兵劉文雄大罵「馬金體制禍國殃民」，看在深藍選民眼裡，「是可忍，孰不可忍？」宋系人馬動作愈大，批判愈多，本來對馬英九「含淚不投票」的深藍選民又自動歸隊了，他們擔憂的是：如果宋楚瑜捲局，造成馬宋分裂而獨厚蔡英文，「陳水扁幽靈」又復活了，蔡英文萬一特赦陳水扁，天下大亂，那還得了！

國親兩黨須協商和解

正是這股強大的制約力量，使宋楚瑜不得不小謹慎下一個步驟。宋楚瑜參選「總統」，迄目前仍沒有氣勢與正當性，過去十一年，宋楚瑜已在「總統、副總統」、台北市長「三連敗」，甚至說退出政壇的情緒用語；有關宋楚瑜參選「總統」的民意支持度，迄今為止，最多只有13%，尚不及馬英九、蔡英文的一半，但宋楚瑜為何「盤馬拉弓」，並未明白表示棄選「總統」呢？說穿了就是用參選「總統」拉抬氣勢，掩護親民黨籍人士參選立委，達到「母雞帶小雞」的作用。然而，宋楚瑜如果參選「總統」動作傷及泛藍選民情感，全力反制親民黨，也有可能全盤皆輸，「母雞踩死小雞」，宋楚瑜兩頭落空，人生最後一役慘敗，

這回真正要退出政壇。

馬英九與初出茅廬的蔡英文文調竟然打成平手，宋楚瑜對馬英九的批評，並非沒有基礎；但是政黨政治就是「長子繼承制」，宋楚瑜抱負再大，能力再強，也無法取代「國民黨長子」馬英九，「既生瑜，何生亮？」誰叫你不是國民黨中央？馬英九也體認到泛藍內訌的嚴重性，馬氏心腹金溥聰撤銷對宋楚瑜的誹謗官司，就是意圖化解僵局的動作；然而，立委選區「食少事煩」「僧多粥少」，國親兩黨如何分配資源，成為雙方必須面對的難題。

為了化解外界之疑慮，宋楚瑜實有必要公開宣佈不參選「總統」，避免深藍選民繼續發酵不滿情緒，反之，馬英九應投桃報李，立即進行「馬宋會」，雙方就區域立委的產生坐下來協商，建立一個雙方可接受的公平遊戲規則。至於不分區立委部分，親民黨、新黨、台聯固然是小黨，但小黨依法可成立立法院黨團(三席立委即可)，也可推出不分區立委，國民黨、民進黨豈可以大欺小、加以扼殺？親民黨要推出不分區立委，國民黨只能樂觀其成，不必再說風涼話。

形勢如老虎，政治人物駕馭不了形勢，就被老虎吞噬；禪宗所形容的「逐二兔之愚」，宋楚瑜不可能「總統」、立委二者通通要，只能擇一而逐。宋楚瑜年近七十，時間壓迫感是有的，但錯估形勢往前衝，不做任何風險評估，只是一廂情願打一場「虛擬戰爭」，也必須思考「逃生口」何在。對於泛藍的兄弟鬩牆，民進黨只作壁上觀，民進黨中常委陳明文分析：「宋楚瑜引起的震動只存在表層，到了基層幾乎是感覺不到他的存在，所以民進黨絕不能寄望重演兩千年泛藍分裂、民進黨得利的歷史。」陳明文的洞若觀火，宋楚瑜是否有自知之明？反過來說，難道馬英九不也應「走下神壇」，與宋楚瑜好好協商、和解嗎？

美國主權信用降級損人害己

張敬偉

國際三大評級公司之一的標準普爾宣佈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由AAA調降到AA+，評級展望負面，這在近年來尚屬首次。專家分析認為，此舉將再次引發世界對美債危機的擔憂，增加全球市場的不確定性，投資者信心將面臨巨大考驗。

百年一遇，不僅標準普爾已經給美國主權信用評級降級，穆迪也磨刀霍霍，準備拿美國主權信用開刀。由於標準普爾在三大評級機構中（其他兩個是穆迪、惠普）最具影響力（法新社語），這次降級對美國是致命性的。這意味着，美國長期國債信用水平低於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等國債。

世界對美國失去信心

正如標普所言，也對美國對美國的評級負責。世界不怕美國舉債度日，也對美國大印鈔票維持了最持久的耐心。可是，過去一段時間，白宮和國會卻玩了一場讓全球失望的過火的政治遊戲。雖然國會在最後時刻達成美債上限共識，但世界對美國的信心和耐心不再。也正因為如此，上週全球對美債償還債務的能力表示懷疑，導致美國股市慘跌。8月4日，道指跌幅達到4.3%，標普和納斯達克分別下跌4.78%和5.08%，創下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之最。而德國、法國、英國的股指跌幅均在3%-4%之間。亞洲的日本、香港股市也一片慘象。在此情況下，標普給美國主權信用降級，完全符合因果邏輯。

更可怕的是，全球主要經濟體，如中國、日本和歐洲，全都是美國的重要貿易夥伴，全都和美國利益攸關。美國主權信用降級，全球其他經濟體也無法獨善其身。

對歐洲而言，美國經濟的動盪不安，對其造成的影響既是結構性的，也有心理層面的。戰後全球經濟中

心，固然從歐洲轉移到美國，但這是基督教文明形態下的資本主義體制的自我升級，說白了美歐分肥制。這從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由美歐主導即可說明一切。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歐洲，近來逐漸蔓延至歐元區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只有大陸國家德法在歐洲獨撐殘局。若美國經濟二次探底，失去全球領導能力，這將意味著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集體坍塌，西方基督教文明自工業革命主導全球的使命將告終結。這種宿命性的壓迫感，還會讓歐洲一貫擁有的意識形態優越感變成「世界變了」的挫折感。

全球經濟受到拖累

對中國而言，美主權信用降級主要帶來所持美國國債的賬面損失。按美國財政部統計，中國目前持有美國國債1.1598萬億美元，此番美債評級下降，將導致20%-30%的損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語）。照此計算，中國的損失在2000億美元至3000億美元，相當於蒸發掉一個中等省份全年的GDP。正因為如此，中國政府和媒體一再批評美國舉債度日並要求美國確保中國持有的美元資產的安全。另一方面，中國或面臨著「後美元（國）時代」的領導壓力。但這種「領導」恐怕只是經濟上的，在政治和地緣上，美歐和中國鄰國都不會給予中國空間，中國如何應對未來挑戰，值得觀察。

日本應該感受到和美國捆綁在一起的悲喜交加。政治上的同盟也許讓日本能夠享受到狐假虎威的地區特權，但經濟上為美國所綁架的痛楚卻是苦不堪言。

如果說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是歐洲小國啃大國的悲劇，美債危機則是消費中日綁架全球的惡果。美主權信用降級，證明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經濟學常識：收支須平衡。